

Wen Pulin

interviewed by Jin Xiaofeng

(summary and complete text)



Jin Xiaofeng 金小凤

This interview has three major parts: Wen's career and professional life, his private life, and Wen's spiritual life. The private-life part consists of interesting stories like his experience of living on an animal farm, being the "big brother" to many artists in the avant-garde art field, being the "hooligan" among graduate student committing all sorts of devious acts, and his legendary stories of Tibet.

As for Wen's spiritual life, he discusses the Chinese classic ghost novel "Strange books from a Chinese Studio", some martial arts films, some Peking opera, and he also talks about how these were relevant to his understanding of art. The whole conversation gives a vivid picture of a very engaged, energetic and savvy person.

This interview was subsequently published on a CD set. It also did win (Jin 金) Xiao Feng an award for journalistic excellence. The interview is part of the archives, and also 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51ting.com:8080/refinement/jingpindis.asp?id=3934>.

小凤访谈温普林

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几个人能彻底摆脱生存的压力和时间的催逼，安心心的晒太阳？那个一生在权力和暴力中征战的西西里岛的教父，在日渐衰老，将家族首领的位置传给儿子之后，终于能坐在摇椅里晒太阳了，最后当他在金黄的阳光里死去的时候，只留下一声轻轻的叹息：“生活是这样的美丽”！而在京郊西下清河八号，也住着一位“江湖老大”，这个半生在女人和艺术之间盲流的爷们，如今也如提前离退休的老红军一般每天在他的长满青草的院子里懒散的晒着太阳，他仿佛可以看见阳光在指缝间一点一点的漏掉，儿女们在夕阳光里的笑容如同来自天界一般慰藉着他的惆怅。只是奇怪，他一点也不见老，时间的概念对于他似乎已经不再存在。

不良少年、小画痞、大学班长——主要职责是帮同学打架、外汇倒爷、被勒令停课的教工、盲流先行者、西藏地头蛇，这些是他曾经的过往，如果把这些东西记在一个人的档案里，没人会相信这是一个好人，然而，温普林的确是一个好人，尤其在西藏，那些熟悉热爱他的藏胞甚至把他看成传说中的精灵，在寒冷的雪域高原，他们围着牛粪火堆在半真半假地讲述着他的故事，塑造着他们想象中的“嘎松泽仁”，“嘎松泽仁”这是巴伽活佛给温普林取的藏族名字，意思就是祥瑞长寿。

据说，天下人分四种：正经的、不正经的、假正经的、假不正经的。如果问温普林——温老大算哪一种，在我看来，他是有时正经，有时不正经，最多的时候是假不正经，但是老大绝对不是假正经。

在节目三周年的时候，我根据听友的网上投票做了一台搞笑虚拟颁奖礼，温普林这位“前卫遗老”以遥遥领先的得票率，勇夺“最佳节目”和“最佳男嘉宾”两项大奖。当我所有的听众穿过老大的嬉笑怒骂，看到他内心“彤云低锁山河暗”的忧伤时，那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时刻。

上集：贫嘴温普林的幸福生活

【前言】

有这么件事，一个记者提着两只活的三黄鸡去拜见隐居在北京郊区传说中的一位江湖老大，结果在长满荒草的园子里，老大亲自给这两只鸡松绑，并且抱起其中的一只，与其四目相对，然后用十分忧郁的声调说：“哎呀，这只鸡的眼睛怎么坏了，一会该给它抹点眼药水了。”这一刻，令这个记者十分汗颜，原来她还以为那晚可以在老大家里吃到现杀活鸡呢。她忘了，老大曾经在西藏闯荡七年，虽然他本人没有皈依佛门，但是往来无数高僧大德，也熏染了一些众生平等，万物有灵的慈悲情怀，怎么可能对两只可怜的鸡下毒手，看来并非所有的老大都是心狠手辣。

这个老大就是前卫艺术家温普林，而这个记者，不好意思就是本人。

动物庄园

凤：我是走了好远的地方，好不容易才进村找到了西下清河8号，你现在的的生活状态是不是很农民呢？

温：我一直就很农民。农民——按照我们国家的体制来讲，就是没有单位、没有固定工资、没有什么劳保、公费医疗。但是他们有土地，他们有闲散的生活，他们有大量的时间可以浪费，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就是标准的中国农民，社会主义新农民。我一直迷恋土地，我觉得，对中国人来讲，最缺乏的是私人空间，可能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在大都会里住得很富有，其实我觉得，最令我感到不舒服的就是没有自己的领地感，像农民一样，房前房后，种花种豆。你看我在北京就在乡下住，而且一年有很多时间我在外头，也都是跟土地联系在一起的。

凤：刚才在来的路上，我办了一件特别愚蠢的事情，我看到马路边上有卖鸡的，正好又是过节，所以我就想给老大提两只鸡过来吧，结果，这鸡落到老大手里之后就特别幸福，现在它们正在满院子欢跑着呢，这两只鸡一定不会让你杀了吃了吧？

温：肯定的，这两只鸡就变成“放生鸡”了。拉萨有个小山头，是功德林寺庙，那里面就有很多鸡，那些鸡自由得像鸟似的，在树上飞来飞去地玩，见到人也不怕，后来我一问，这就是放生鸡。当然我很伪善了，因为鸡大腿我照吃，鸡蛋也照吃，但是在家里肯定不会杀生的。我们家孩子多，有两只鸡等于多了两个宠物，也挺好玩的，很感谢你。

凤：我看你院子里什么猫呀狗的，跟开动物庄园似的。

温：以前还有两匹马。我今天刚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人家是真正的马场主，以前不认识。他是听其他的朋友介绍，早就想认识我，听说我养了两匹马，就想以马会友。我就跟他逗乐，我说，我是“浪有虚名”，我其实不过就是以前养过两匹牲口，跟他们资产阶级俱乐部的所谓的马，昂首阔步的，像缎子一样的……

凤：所谓的“骏马”。

温：对，骏马，会走舞步的马，跟那个完全不一样。

凤：你们家就是两匹癞马。

温：对，就是两匹土马，纯属牲口，而且我还骑着牲口把自己摔骨折了。（笑）

凤：怪不得我今天看你走路的时候稍微有一点一瘸一拐的，是不是就是那次摔的？

温：这不是那次。反正浑身伤都挺多的，像我过这种生活的男人，临死的时候浑身溜光水滑，一个疤痢痂子也没有，显然不现实，居然今天还能很自由的喘气，我已经很感谢老天了。你想我们这种人，从年轻的时候就属于盲流，小时候是“盲流”，大学毕业的时候就变成了“盲流艺术家”，（笑）东跑西跑，常年在野外，肯定容易出点小意外。

“江湖老大”

凤：你看我在跟你谈话的时候就直接叫你“老大”了，你在前卫江湖里，人称“温老大”，我觉得一说起来，江湖老大都是双手沾满鲜血，至少自己身上要带几条人命的，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混成老大的？

温：其实这也是江湖上的一个误读，跟黑社会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我是东北人，东北人的排行就是这样，我就是行大，我和我弟弟都是在北京念的书，然后去西藏拍纪录片，这么多年我们在这点上还是比较传统，习惯上总这么喊——老大、老二。

凤：在自己家里这么喊，怎么就喊到圈子里去了？

温：因为我们兄弟俩一直在一起，为了习惯，一帮哥们在一起就容易喊成老大老二。以前也闹过类似的笑话，我们以前在城里租房子的時候，我们一帮年轻人住在一起，你看，叫老大的有，叫老二的有，我们有个朋友叫小三，还有一个叫小五，他大名叫曲肖武，那个叫小三的叫李晓山，你看，老大、老二、小三、小五……

凤：老四上哪儿去了？

温：所以开电梯的就悄悄地问：“你们老四是不是进去了？”因为我们的造型完全不是一个风格的，让人一看觉得肯定是拜把子的，我估计开电梯的那哥们也是老江湖，表示很理解：“你们老四是不是进去了”。

凤：（笑）特神秘

不良少年研究“生”

凤：我听说你高考的时候考了四年才考上中央美院的，是不是相当于下了四回油锅呀？

温：我是这样的，头三年我是考的鲁迅美术学院，因为我是沈阳人嘛。你也知道文革后期一般的人要是想改变命运的话，要么就学乐器，想办法考上样板团，要么你就画小人去搞宣传，搞大批判什么的。

凤：你就画小人了？

温：我也学过乐器，确实不灵，不是那块料，画画就给了这些不良少年改变命运的机会。当时就是小画痞，画画是个由头，一大帮年轻人骑个破车，夹个小马扎，跟蝗虫似的，忽悠忽悠的，高兴了就打架，不高兴了还打架，喝酒、滋事，肯定社会形象不太好。当时我觉得自己还有那么点灵气，所以就比较轻狂，说话的时候对美术学院这帮人也比较轻蔑，这种话可能也传到美术学院招生老师那儿，他们认为我是不良少年的头，这种家伙是不能让他进学校的，如果进学校可能败坏校风，所以是因为这个，几年没要我，并不是说我成绩不够。说老实话，那时候我在那批小画痞里边算家教比较好的，所以文化课是没问题的。所以，后来我就想，是不是被家乡遗弃了，咱们就到更远的地儿试一试吧，后来就考上中央美术学院。考上的时候都属于老考童了，进校就 24，毕业就 28 了，所以好多人以为我读过研究生出来的呢，（笑）我说，研究什么呀，赶紧研究研究怎么生吧。（一起笑）

凤：原来老大还有这么一段悲惨的经历，在年少之时就已经是上过黑名单的人了。

温：是啊，那时候都把艺术学院想成圣殿，那时候我们对艺术是很纯真的，而且在东北那边受俄罗斯文化的影响，都是挺“崇高”的，很“古典”的，对艺术有一种很虚幻的向往，所以，当时就觉得是受了点打击。我觉得其实人生也无所谓好坏，经历各种各样的生活嘛，什么样的经历都变成记忆，人其实就活在记忆里头。

凤：那时候中央美术学院可以说是中国美术的最高学府了，你到了学校以后，那些打架、游手好闲的坏毛病是不是都改了呢？

温：我没改呀，我进校还是吊儿郎当的。

凤：还聚众斗殴什么之类的？

温：对，还打架，跟外边也打，在学校内部也打，当然后来都很不好意思了，很后悔。整天提个暖瓶去东来顺灌散装啤酒。刚进校没多久，我们老师就说我是混世魔王，但幸好我们班主任老师这人特别有意思，叫王珑，他特别好玩，我肯定是吊儿郎当的了，但是他看人跟别人不一样，好玩的很，没多久他就说：“温普林，你，当班长吧！”

凤：其实这是学校老师帮助落后青年的一种策略，你当了班长了，就不好意思再那么捣乱了。

温：所以我就说，江湖上的人骨子里都有一种奴性，人家给你个好脸色就被招安了。（一起笑）

凤：从此以后，你是不是就俨然以班长自居？

温：当然我这班长基本就是护犊子的那种家伙，跟欺负我们班的同学打架，就是干这种事。学习也很差，就是3分，还得补考，更不是什么表率。但是我们老师觉得我这小子身上有一股气，学我们这个专业的属于比较文弱，比较窝囊的，他觉得有个有点匪气的学生没准能换换血，所以我二年级的时候他就跟我谈过，能不能将来留校，我肯定是不想在学校呆了，所以，当时我想，我留校可以，我给你带出一帮学生来，这帮学生都跟哥们似的，我一个一个去挑。

凤：个个都是打手级的。（笑）

温：对，到时候这帮学生都生龙活虎似的，至少也生龙活驴似的。

糟蹋美术史

凤：你那个专业是叫美术史，是吗？

温：对，就是所谓的研究艺术家拉的屎，艺术的粑粑。谈到艺术这个概念，我们学艺术史就明白了，它基本就是由一件一件艺术家的作品构成的这么一个历史，或者叫收藏史，早期是在建筑里边，或者留在墙上，后来在画廊里，在博物馆，这些研究者就跟在艺术家的屁股后面去拾粪，然后再去化验。以前他们采访我，问过我的专业，我就这么胡说八道。然后通过化验艺术家的粪便来揣摩他生前吃什么，食性如何，基本跟研究大熊猫似的，这艺术家肚里有几根蛔虫，甚至能研究出来他的发情期，各种指数什么的，所以我觉得这是很荒唐的一件事，我觉得我不太适合。

凤：艺术史上没有你热衷于去研究的什么人物吗？

温：没有，因为可能你学的这个东西，一股脑地灌给你太多了，你脑子里灌了太多的东西，你也来不及去比较。我觉得我记忆里没有剩下特别的，剩下了一些有故事的艺术家的，比如说，西班牙的戈雅，或者比较浪漫的，比如格拉瓦乔，一生都充满了梦幻、冲突、仇杀，活得就像个骑士似的。至于说艺术品如何，我对拉的那个屎从一开始我就没兴趣，包括我去国外，去博物馆，我就觉得特别无聊，我就觉得完全像停尸房。

凤：人家都是用那种朝圣的心情去博物馆，你感觉自己是进太平间停尸房了？（笑）

温：我去博物馆看到把历朝历代的大师的所谓的重要作品排列在一起的时候，就互相抵消了，互相湮没了，而且没有什么意义，冷冰冰的，在一个豪华的墓葬当中，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没感觉，我宁可到街头看那些流浪汉，即兴的、偶发的，哪怕他只做个鬼脸，只要个猴，我觉得那是鲜活的东西，有生命的东西。

凤：即便是面对蒙娜莎的画像你也没有感觉？

温：我觉得蒙娜丽莎太荒唐了，纯属资产阶级的骗局，所有的游客，拿着小喇叭，打着小旅游旗，哇啦哇啦进了罗浮宫，直奔——画是蒙娜丽莎，雕塑是希腊的自由女神，全都在那儿赞叹、合影，傻梭梭的，其实搞不好真是像电影里演的就是印刷品。

凤：哎呀，你们大学美术史老师如果听到温普林的这番话的话，他们真恨不能得掐死你吧，你看，这个叛徒！（笑）

温：所以我就敢回学校了！（一起笑）开玩笑，其实我跟老师的关系还都挺好的，我觉得大学里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熏一熏，就是所谓咱受过高等教育。

胡搞〈茶馆〉

凤：不过你在大学里也是干了几件事，尤其是搞了一下实验戏剧，而且以篡改老舍先生和莎士比亚先生的剧作为乐，能讲讲那时候你怎么会对实验戏剧感兴趣吗？

温：怎么说呢？我爱听京戏。

凤：这也是八旗子弟的一个遗风了。

温：对，但是这个毛病还是到北京养成的。我是晚上没事了，溜达到东来顺那儿喝很便宜的生啤，四毛六一大升，很过瘾，喝得晕晕乎乎的，旁边有个吉祥剧院。吉祥剧院是老剧院，以前四大名旦、四大须生都在那儿演。80年代开始复古嘛，很多传统文化回来，那时候我经常看到一些多年的老戏，好多艺

术家都重返舞台了。那时候看戏的人也不多，票很便宜，特别是开演以后，等退票更便宜，所以我对舞台就有点迷恋了，我觉得在灯光之下，画上脸谱，比划两下子，特别有想象力。后来无意中看了老舍的《茶馆》，于是之那些老演员演的。报纸上登了一篇评论说，那就是绝唱了。

凤：就是以后他们再也不演了？

温：是说年龄大了就不能演这戏了，后人也无法超越他们了。那时候我就凭直觉，觉得这有点胡说八道，莎士比亚演 400 多年了，怎么还演？一个好的剧本应该不断地刺激后来的人去重新阐释，我跟我同学喝啤酒胡说八道聊到这事，大家都赞同我的意见。既然赞同，咱们就不妨玩一玩，“八旗子弟，提笼架鸟”的天性就露出来了，就这么玩了一把老舍，改编了一下《茶馆》。我基本改成一个挺荒诞的《茶馆》了，都画脸谱了，肯定跟我看京剧有关系，演员全都不模仿人艺，比如你是山东的，你就用山东话演，我是东北的，我就用东北话演，就是说，我们演本色，只不过借戏剧的外壳，而且动作也比较夸张，比较搞笑，有京剧锣鼓点伴奏。你想想，都是很熟悉的人，突然在台上耍起来了，艺术学院的一帮朋友也来看，所以，剧场的气氛是非常热闹的。

凤：这就叫胡搞《茶馆》。莎士比亚也是同样惨遭你的“涂炭”？

温：玩到 86 年莎士比亚戏剧节的时候，我排了一出《雅典的泰门》，你看，（老大指了指墙上贴着的《雅典的泰门》的剧照）那个视觉效果是绝对辉煌的，绝对有冲击力的，所有的演员全部刮成秃瓢，我亲自给他们画上各种各样的脸谱，服装都是很抽象的，舞台上就是几块布变来变去，玩灯光，所有的演员都是高度程式化的动作，给演员设计符合他内心的动作，整个伴奏全是东方的乐器。我想消除戏剧的历史感觉和时间、空间，因为它是探讨金钱本质的一出戏，马克思就推崇过这出戏嘛。我们这出戏在莎士比亚戏剧节上演出的时候影响还是很重要的，这出戏给国际的莎士比亚舞台提供了一种新鲜的东方体验，是那次戏剧节上唯一“提供了一次新鲜体验”的戏剧。我昨天刚看过报纸上写的，林兆华在德国受到彬彬有礼的德国人的遗弃，德国人是从来不舍掌声的，而且特别规矩，不论看什么都坐到最后，报纸上的意思说林兆华这次很惨，我笑了一下，当时我就跟我媳妇说，我说：“我 16 年以前排的戏，原封不动的拿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包括英国——莎士比亚的家乡，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局面。”我是绝对有这个自信的，在任何时候，这出戏拿出来绝对是一个经典。

凤：因为你对美术史，对所谓的艺术史可能没有兴趣，所以，你也不关心自己是不是能进入艺术史，是吗？你像关于先锋戏剧，去年的时候孟京辉出了一本书叫《先锋戏剧档案》，我们也没有看到你的名字在里面。

温：有朋友专门拿那本书来给我指出一段，记者采访孟京辉的时候，说：“听说在你和牟森以前，还有其他人做过这种实验戏剧。”孟京辉就很轻松地划过了，说：“那些都不重要。”而且这位朋友告诉我说，孟京辉私下里跟他说，我对他的影响是特别重要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毕竟不是这行业的人，被人家遗忘也属于正常，但是，说实话，我所有的戏剧牟森都看过的，牟森最开始排戏剧的时候，孟京辉是在旁边看着的。

二外一教工

凤：你在大学毕业之后，被分到一个学校里去教书，但是你自己特别不安分，然后就自我放逐了，成了一代著名盲流，据说，“盲流艺术家”这个词还是你发明的，最初是从你这儿传出去的。

温：这要说起来也是跟大学的经历有关，因为我在大学里边太能闹腾了，闹了很多好玩的事，总而言之，我是一个潜在的不安定因素，85 年我大学毕业的时候被分到西北民族学院。中央美术学院一直告诉我我是要留校的，我没做过找工作的尝试，我还不像其他同学已经在做准备了，我最没事，最后最后，差一个礼拜留校的时候，通知我去西北民族学院报到。其实我这人一直喜欢到边缘这些地方，当时如果分配我到西南，比如说到西藏大学报到，那我啥话不说就去了，因为西北我太熟悉了，大学期间我跑过多少次西北，那地很快就要被沙子埋上了，而那种文化，那种宗教都是我非常不习惯的，所以我不可能去。仓促之间，老舍的儿子舒乙先生就给我出主意，也是因为胡搞茶馆嘛，我们就认识了，老舍的女儿舒雨在外语学院教书，她就等于是帮我一把，说，我跟我们院长说，你到我们学校来。就这样，我等于是莫名其妙到外语学院去了，我想，到外语学院也好，因为我外语特别差。

凤：你这外语为什么差呢？

温：这也是被我们班同学毁了，本来我少年气盛，觉得自己学什么都是小菜一碟，可是一进中央美院发现地区的差异太大了，我们班那帮家伙外语都呱呱的，一进校就呱呱的，看原著，二年级看二外，三年级看三外，四年级会四门英语了，我拼不过，我这人知难而退，去他妈的，老子不学了，省得受你们丫挤兑，我没事还请教，这是多让我痛苦的一件事！所以我的外语奇臭。想到外语学院混一混，借点光，结果有一天无意中起了个早，就看见操场上黑压压的全是人，当时我以为要闹学潮呢，我挺兴奋，过去一看都背单词呢，从此我就打消了学外语的念头，我就觉得那不是人干的事，就算了，不学了。就这么去外语学院混了一年。我给高年级开选修课讲“艺术史”，第一节课我就找了一组维纳斯，比如说出土七千年的，像肥婆似的那个，以那个地方命名的维纳斯，叫什么，我忘了，反正就是巨丑一肥婆，整个就人类老祖母形象的维纳斯。还有前卫艺术家达利他们做的带兔毛的那个，把维纳斯乳房、肚脐眼什么的都做成抽匣，把手都是兔毛，反正各种各样的，在艺术史上我能找到的，奇奇怪怪的维纳斯我弄了一组，放之前我说：“同学们，把笔记本都收起来，上我的课不要记笔记，从此也不要记，我对艺术史搞得也不大明白，但是起码我知道艺术不是一个发展的历史，没有前，没有后，我给你们放一段关于美的艺术作品，你们就能明白我的道理。”我这么一讲课，效果就可想而知了。

凤：学生们得迷死你了。

温：所以我一下子变成了“偶像派”教师，就这样教室不断地扩大，我每星期只上一节课，没用多久，我的课都得在礼堂里上，我一个人在台上，就跟单口相声似的。

凤：跟赵本山有一拼吧？

温：基本就是赵本山那路子。所以这课一讲出名来了呢，麻烦也就来了，为什么呢？就引起了一些老师的兴趣，这老师一有兴趣，老师阶级斗争的那弦就绷得比较紧，所以，我就压根不相信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什么出息，80年代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知识分子身上，我一点都不以为然。我的课老师一听就麻烦大了，因为我胡说八道、口无遮拦，他们就给我记了笔记，往上告了。最后发了一个批文，用词是这样的：“二外一教工……。”就把我说成是烧锅炉的了！最后通知我停课，通知了之后，我就说我要再讲最后一课。

凤：好象都德的〈最后一课〉？

温：过了十几年以后，有二外的学生都成了总经理了，资产都上亿了，因为我的学生毕业以后都是做商业、做旅游，他们还在跟我说：“温老师，你那个最后一课对我们影响太大了。比都德的牛多了，都德那还有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情绪。”（一起笑）我讲的是什么呢？我讲的是魏晋风骨，我跟学生讲，做人要有人格。最后那堂课里后边还有老师用一种极其愤怒的，而且有一种正义得到了声张的表情还在给我做最后的笔记，其实我讲的说白了就是一个人的气节和人格的问题，讲完了愤然辞职，在87年初的时候我就变成了中国第一代盲流，有文化的盲流。

盲流不饥饿

凤：以前没有文化的才叫盲流。

温：中国的历史从某一种意义上讲就是个盲流史，历朝历代都有过盲流泛滥的时期，你说义和团不是盲流啊？知识青年不是盲流？那绝对是盲流，中国的近代史基本就是一个盲流运动的历史，一会抗战了，盲流到这里去了，一会那样了，盲流又到那儿去了，百年盲流史。

凤：（笑）这个盲流，你的解释是什么？

温：盲嘛，就是瞎的意思，流，就是转，就是瞎转悠，过去我还假装文绉绉地阐述了一把，但是我又给忘了，（一起笑）我写过专著的，解释“何为盲流？”反正解释得挺浪漫的，完了还遭到批判。我们成了第一代受过高等教育的有文化的盲流，因为中国的体制建国以后是严格的户籍制嘛，一个人只要你没了粮票，你就惨了。

凤：那时候有恐惧感吗？

温：我没有，主要是我属于不良少年出身，我不知道什么是恐惧，在社会主义红旗下长大也没挨过饿，但是我知道以前的人是特别怕没有粮票的，粮票甚至比工资还重要。中国有个电影就叫《粮食》，敌我双

方围绕粮食较那么大的劲，现在你想想，正经人谁吃粮食呀。我一下子就变成“三无”人员了，80年代有一批这种大学生都要分回到老家，他们都不爱回去，80年代中期以后大学生就饱和了，因为文革的时候教育出现真空，所以为什么77级78级成为中国社会的栋梁呢？就在这儿，他们绝对赶上好时候了，他们出来之后马上就成为各个领域的中坚。后来我就总结了一下我的一生，嘿，假装已经老了的样子，（一起笑）我就发现我就是个看热闹的人：文革的时候，人家是红卫兵，我们是红小兵，小崽子，上不了台面的；人家在前面冲锋陷阵，我们只能是拿个弹弓打个后玻璃什么的；人家偷驴，咱只能拔个橛子什么的，看看热闹特羡慕那种英雄情结；上山下乡吧，我们也赶个尾巴，还没偷几只鸡呢，返城就开始了，连调戏一下民女的机会都没给。就属于这种，什么都是看热闹，77级78级现在全是社会栋梁啊，各大学院院长全是这帮人，是吧？你看第五代导演，各个领域里顶尖的人物全是77级78级的。

凤：你本来也应该是77、78级的，结果硬生生给耽误了四年。（笑）

温：硬生生给耽误了，变成盲流了。这一辈子没赶上风口浪尖，就是到盲流的时候，成先行者了，所以我们这帮盲流还自得其乐，挺开心。当时就有人开始关注这些自由艺术家了，实际上说白了，艺术家本来就应该当盲流，你说，达芬奇不是盲流啊？那时候艺术是赞助人制度，就是梅狄奇家族这些大款，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有文化的大款，拉斐尔、米开朗基罗全是给这些大款附庸风雅打工的，在这个城市混一混，再到那个城市里混一混，不就是这样嘛，也是盲流，只不过现在赞助人制度变成基金会，变成博物馆了，因为贵族的时代结束了嘛。不过要我说，还是贵族时代的美感更足一点，那些贵族真是太有艺术品位了，没有这些贵族哪有文艺复兴啊，是不是？我们这时候当盲流的惨了，中国刚刚改革开放，土老肥还没有养肥呢。

凤：那时候粮票还用着呢。

温：粮票……

凤：还用着，我87年上大学的时候，学校里还每个月发30多斤粮票呢。

温：那可能是，因为我这人饭量也小，主要是靠啤酒喂大的，属于那种啤酒鸭，（一起笑）对粮食的感觉不太浓。

凤：没有挨过饿吗？我记得牟森、张大力他们回忆起他们最初的盲流生涯的时候，好像都有非常强烈的饥饿感。

温：你这一说，给我一个提醒，我想起来了，那时候他们是特别饿，（笑）那时候我算日子非常好过的，因为那时候我有媳妇了，好歹咱盲流但还混了个媳妇，还是名角。

凤：京剧院的演员，是吗？

温：对，是名角，那个时期电视剧还没有开展起来，80年代初期是传统文化的春天，我的那个媳妇从80年代初就走红，她当时是红透大江南北，她有固定工资。

凤：谁呀？

温：她叫郑子如，唱老旦的，她比较厉害，她有粮票，有工资，又是台柱子。

凤：你就傍着她了，反正。（笑）

温：对呀，我傍富婆，（笑）其实也不属于富婆那一类，因为我们搞实验戏剧嘛，她是我们主要的演员。那时候我们算有个安乐窝，所以像牟森、张大力这些特别饥寒交迫的，经常到我们这儿混饭吃。有一次，牟森来了之后，我们问他：“你吃了吗？”他说：“我吃了。”“再吃点吧。”“也成。”“那，你要多少？”“再打八两吧。”（一起笑）他肯定没吃嘛，后来他交了实底了，他和张大力不敢起床，因为怕一运动就饿，把新陈代谢降到最低，就跟王八似的，在那儿趴着喘气，喘到下午两点多钟的时候，两个人终于想起来，哎，那谁家还没吃过！就起来去混一顿饭吃。他们是饿着了，我这人运气好，没怎么挨饿。在大学的时候我一直切汇，现在当然无所谓，可以说了，我不是当班长了吗，我们美术史系的留学生特别多，到了中国，他们的外国钱就不生效了，要被政府扣下来，发给他们兑换券，他们拿兑换券干吗呢？这些人主要爱好中国传统文化，要去采风，要去陕北找剪纸，要跑到敦煌石窟什么的。

凤：寻找最古老的东方文明。

温：对，可是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北京已经有了开放的气息，可是在地方上，你拿外汇券，人家觉得你是蒙他，外汇券在中国只有极少数的商店能用，多荒唐啊，他们必须把外汇券换成

人民币。

凤：那时候大城市里那种友谊商店才能用外汇券。

温：对，极少的大城市。他们换人民币找谁，找班长啊，“有困难找班长”，这是我给他们解决困难，而且这帮人特别诚实，绝对是一兑一，我多给了，他们觉得是沾了国家的便宜。

凤：多的那部分就成你的了。（笑）

温：我转手切给二倒贩子，他们就卖给秀水那些人，他们用外汇券买烟酒，因为那些东西当时市场上没有，只能用外汇券买，他们开始倒不是用这钱本身赚钱，他们买了这些商品再高好几倍的卖出去。秀水的外汇能切到一七、一八，我给中间人从来就是一五就扔出去了，我也不费那神，你想想，那时候有那么多钱，属于巨款啊，所以，开始我跟郑子如谈恋爱的时候是她傍大款。

凤：噢，她傍你。（笑）

温：对，我的钱多得都去排戏，你想想，我排实验戏剧都是我私人出的钱，我只不过是个学生，我过得非常愉快了，绝对是新兴资产阶级。（一起笑）

西藏地头蛇

凤：你把自己盲流到最远的地方就是西藏了，是吗？而且你在西藏一转就是将近7年的时间，西藏这段经历也成为你的一个很丰富的回忆吧？

温：应该说西藏还不属于回忆的范畴，因为我仍然活在西藏，西藏还是我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空间，我目前的生活方式也还没有离开西藏。

凤：精神状态是不是也在西藏？

温：那肯定，也是因为那儿自在嘛，我是一个求自在的人。

凤：当时你为什么想去西藏呢？

温：西藏一直处于一种被误读的状态。我们最开始觉得西藏神秘、恐怖，这对我们这些天生就要冒险的年轻人有刺激，因为最早我们了解西藏都是通过《农奴》的那种电影，我们觉得那是人间地狱，割舌头、挖眼睛、用少女的腿骨吹号、用人的头骨敬神什么的，听了觉得刺激得很，很兴奋，其实这是一种误读。到了80年代一帮文化人重新发现西藏，又把他浪漫的误读，把它说成是人间天堂，没有丑恶，没有罪恶的地方。

凤：没有阴影的家园。

温：对，就是又开始诗化西藏。这个东西对80年代突然解放了的艺术青年来讲，肯定也是极大的诱惑，而且当时还有个“生效”的问题，搞艺术的人都要选取个什么题材，你比如说早期黄胄画驴，变成驴贩子出名了，陈丹青画老藏胞，也出名了。那是一个乡土的时期，那个时候艺术家们对生活的理解，就是离你越远越是生活，我们当时搞艺术创作的，你要体验生活的话，不是去老少边穷地区，就是……反正就是上山下乡，到跟你的生活没关系的地方，那就叫生活。所以，那时候把西藏幻想成是可以做梦的地方，一去了之后发现确实容易做梦，因为高山缺氧，容易产生幻觉，我估计很多文化人、艺术家都是因为这个，所以写出很多魔幻的东西。

凤：西藏成就了一大批的艺术家。

温：对。

凤：我看到你一些写西藏的文字，你经常使用一个词——“飞翔”，人一到了西藏那个地方，就会处于一种飞翔的状态，那是不是也是一种高原反应？就是一种失重的状态？

温：飞翔有两种，一种是肉体的飞翔，那确实是由于高原反应，让你飘飘然，脚底如棉嘛；还有一种，就是精神的飞翔，因为有那么有魅力的、有冲击力的自然，还有那么深厚的宗教文化作为背景，而且那个民族那么充满了仪式感，他们的日常生活都充满了仪式，也就是充满了美。你想想，汉人多无聊啊，你生活里边没有仪式，就只剩下吃喝拉撒睡了，活在仪式里边的人就是有美感的人啊，在那种状态下，精神也容易飞翔。我最近要出一本画册，同时也有一个记录影片，我记录了达赖喇嘛的一个画师，80多岁了，曾经的宫廷画师。我这个片名叫《狂喜与涅槃》，就讲他世俗的生活，因为他是一个还俗的喇嘛，一生极其风流、浪漫，孩子无数，还有一些散落民间，80岁了还继续播种，还打出了一个很漂亮

的小孩，属于精子成活率相当高的，特别令我们羡慕。这个片子翻译成英文了，准备参加电视节，有个老外朋友看了说：“哎呀，‘狂喜’这词让西方人一看就是飞翔的意思，而且是特指吸了麻以后的飞翔状态。”哎，我觉得好玩，而且人类终极的快感好像就是飞翔。

凤：你在西藏的那段岁月也是一段狂喜的岁月吗？

温：那当然了。

凤：用你的话来说，就是“有狼、有酒、有姑娘笑声的夜晚”。

温：是啊，而且是没有时间约束的那种日子，在西藏体会最深的就是时间没意义，根本不重要。也是因为在这西藏的这种生活，让我感到非常舒服，就像吸毒一样。

凤：你吸过毒吗？老说像吸毒一样。

温：我听很多朋友介绍了吸毒的感觉，我就觉得我根本用不着吸，我喘口气就能飞翔，我还没到有那种需要的时候，我可以在日常的状态下就飞翔起来，我可以不借助白面。你没有时间约束啊，你就进入一种非常自在的状态，这个东西就上瘾。

凤：其实你是跟你的弟弟普庆盲流到西藏去的，但是你们俩特能混，在当地都混成喇嘛级的人物了，你们隔几年回去的时候，当地的民众都用那种顶礼膜拜的目光看着你们，真是不知道你们到底是怎么混出来的？

温：是啊，就是混出来的。我们刚去的时候，也是流浪，我们认识一帮喇嘛，他们组织了藏戏班子，我们就跟着他们到处飘，每天晚上看他们睡觉前念经。

凤：人家念经的时候，你干吗呢？

温：我们就好奇，问他们念啥，他们教我们《六字真言》，最简单的，所有的经都是六个字：嗡吗呢叭咪吽。总记不住，我们有个朋友特别调皮，我告诉你们《六字真言》是什么，就是：“喇嘛不打恰巴……”（笑）打恰巴用我们汉语说就是云雨之事，在藏族，打恰巴是下雨。有这么一个典故：有一个连长曾经跟一个藏女有一段恋情，最后入港的时候，藏女说了一句打恰巴，连长就以为是干那个的意思，后来传出来了，语言转换产生新意，特别好玩，我那哥们发明的《六字真言》是：“喇嘛不打恰巴，不是喇嘛不会打，是大喇嘛不让小喇嘛打，大喇嘛不打恰巴哪有小喇嘛……”就是一串喇嘛，听着也跟念经似的，我们当时就念这种经。（一起笑）

凤：人家没觉得这是对人家的一种亵渎啊？

温：他们也听不明白，就是逗乐嘛，最开始我们就是逗乐轻松呗，跟人家混吃、混喝、混玩，他们也不瞧不起我们，但是给我们起了外号，我们哥儿俩的外号叫“弹簧”，压下去，一松手又弹上来了，就是压不垮的，也可以叫混混。弹簧本来是贬义词，他们叫我们弹簧也没什么恶意，我们就知道了这些人很可爱，而且特别仁慈，收留我们，所以，在我们条件稍微好一点以后，我们就想到了回报。藏民教给我“布施”这个概念，我们也见过布施，比如说，我有一百万的存款，可能我会拿出一万或者五千去捐助一个希望小学，但是藏人不是，他口袋里的最后一块糌粑是跟你一起分享的，甚至是先让你吃饱，这是藏族佛教徒的布施观念，把你仅有的东西布施给你更需要的人。

凤：而不是把你剩余的东西转给别人。

温：对，布施不是往自己脸上贴金，是真正发自内心的一种慈悲。反过来，我们有点能力了，我们总是想着这些老哥们，所以，在我们条件稍微好一点以后，我们就想到了回报，因为我们的感情太深了，跟他们已经变成了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就是说，我觉得我生活在一个没有明显的时代的时期，我觉得我跟他们的关系，跟五百年以前，甚至一千年以前人们之间的交往是一样的，就是江湖上的朋友，你跟他约了明年在哪个地方见面，你去，他准在那儿等你呢，就是这样一些朋友。我们这些人又能混，三混两混的，兜里感觉有钱了，我们这点钱在城市里跟大款比，微不足道，可是当我们回报给那些喇嘛、尼姑的时候，对他们就变得很重要。

凤：我听说你在那儿建了一座格萨尔王纪念堂，还建了一个什么寺。

温：那个是禅印寺，这个名字跟西藏的密宗修行有相通的地方，也就是修禅得到印证的地方。我曾经有点私心，我以为那个庙盖完，我就出家了。

凤：等于给自己建个后院。（笑）

温：我曾经一度是那样以为的，但是庙盖完了，我一点也不想出家了，真的，说实话。

凤：为什么呢？

温：因为我觉得重要的是心，心安不安是最重要的，你猫在深山老林里还是心潮澎湃的，最后就变成“著名高僧”了，对不对？（笑）而且后来我就发现，公德心和功利心是一样的，以后我绝对不再做什么明显的公德的事，比如说，给这个寺庙捐金，给那个寺庙留个名，这种事我绝对不干了，我觉得这都属于往自己脸上贴金。而且这种贴金的勾当最好是不要干的好，你看大昭寺那个释迦牟尼像，本来是十二岁的等身像，是个美少年啊，因为这帮土佬肥、大款们年年去贴金，贴了刮，刮了贴，现在已经苍老得一塌糊涂了，而且最早他是披着薄薄的袈裟的，现在让金子抹得非常臃肿了，看不见袈裟的印了。

凤：以为穿着棉袍呢。

温：当然到这边也穿了特别厚的袍子，绫罗绸缎的。

天葬真迷人

凤：我知道你一回到西藏就变得特别脆弱，特别爱哭，你跟西藏那么有缘，最终你是否还会回到那里去？

温：谁能说最终回哪儿呢？至少西藏告诉我别做这打算，真的，不想这个问题。当然了，如果你能选择的话，在那里被天葬了，那当然很浪漫了。

凤：（笑）如果非死不可的话，你会选择天葬吗？

温：那当然，我一直认为天葬是最有美感的。

凤：你曾经见过？

温：我拍过呀，拍整个天葬时的过程。

凤：那很恐怖吧？

温：我没觉得恐怖，因为西藏人把生命看成是一个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你今生只不过是一个链条的一环而已，而且，你的臭皮囊是承载你灵魂的。你这一生的修炼到了一个极限，他们认为你应该走了的时候，登岸弃舟嘛，就是说这个皮囊已经没有用了，没用干吗呢？佛教徒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布施，你最后还有一次布施的机会，把你的皮囊布施给大鸟，大鸟吃了你就不会再吃别的小动物了，多好啊，而且多环保啊，来无影去无踪。而且你仔细想想，一个没有感觉的肉身，怎么死才叫不恐怖呢？难道叫火烧死就不恐怖吗？还是说埋在土里，被蛆虫慢慢地蠕动、咀嚼，你美丽的面容被吞噬掉，那个景象就美吗？这个皮囊已经是没有意义的了，按照佛家的理解，人不死的是精神，而且佛家认为你死后的七七四十九天都是有感觉的，你的灵魂是有意识的，你盘旋在你身体的上空，你还能感受到一种悲哀，这时候你不知道何去何从，所以，喇嘛在这四十九天里不断地安慰你、指导你，就是念渡亡经，“老大呀，你别悲伤，你放心地走你该去的路吧，你的亲人们都会好的，你悲伤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凤：美术史你也不用操心了。（笑）

温：对。过几天又说，老大呀，你现在得看看方向了，你得为上路做准备了，东边千万别去，东边有个美女，那是陷阱，西边是个黑洞，别怕，你进那洞，然后往左走几步，往右走几步，看到一个什么东西，你念一个什么咒（他教你），千万别忘了啊。就这么不断地告诉你，不断地颂经，多有意思啊，那么多高僧大德，用各种各样的法器，极其美妙的音乐和手势，太迷人了！最终鼓乐齐鸣的，最后煨桑，用柏树枝点起烟，那种烟直直的，白白的。

凤：桑烟。

温：就是一种信号。

凤：大鸟，秃鹫就来了？

温：特别特别神秘的，你像我眼睛特别好，2.0，完了，我估计快花了。（一起笑）远远地看着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太奇怪了，绝对在你的天顶上，突然有一个针那么大的小黑点，瞬间一只鹰就出来了，你只要点烟，就象云朵打开了一扇天门，通常最开始是一只鹰，这只鹰盘旋一下就走了，它回去报信，然后，你看，突然之间……

凤：铺天盖地。

温：铺天盖地，真叫遮云蔽日了，天葬台上一下子铺满了天鹰的翅膀，就整个把你遮盖起来了，然后，瞬

间躯体就消失了，干干净净，多好玩啊，多浪漫，多有美感啊。

凤：这也算是一种风葬，是吗？

温：喇嘛说，你生时无论何等荣耀，死后难逃几种结局，要么是火葬，要么是土葬，要么就扔到水里边，喂鱼，要么就天葬，喂鸟了，就是“地、水、火、风”嘛，佛教解释，构成宇宙的物质就是地、水、火、风，包括生命都是这四大元素构成的幻象，你我都是假的，我们走了之后最终又归于其中。太具有美感了。当然，我得解释一下，我绝对不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教徒，我既没有皈依，也不进行日常的功课，我只不过觉得佛教是一种智慧，它让你开悟。

想和释迦牟尼聊天

凤：我看到你们家里二楼上还建了一个小小的佛堂。

温：那佛堂属于西藏办事处啊，招待所——谦虚一点，（笑）一年到头，西藏的高僧大德，往来的朋友，我得给他们营造一个气氛啊，而且这些活佛也好，喇嘛也好，早晨晚上都是自动地念经，特别迷人，他就觉得他很有责任为我消灾灭难，替我们家祈福，哎呀，你听着那种铃铛声，那种颂经声，太迷人了！我一年很多时候都能在这种颂经声中醒来。

凤：会感觉这一天就特别美好吗？

温：你心很静嘛，我也不是整天吃斋念佛、打坐，我觉得那都是玩的造型，没啥意思，而且我这人也不想体制化，我要皈依了不就体制化了吗？这对我也不适合。

凤：你到西藏去实际上就是为了寻找一种精神的可能，我记得你说过一句话，你说：“现实生活是铁定了没有出路的”，你在西藏是否找到了那种精神的可能和人的出路？

温：我就开过玩笑，我说，我特别想跟释迦牟尼聊聊天，因为我怀疑这老哥们开了个玩笑。因为佛法的轮回转世的说法是不可证的，虽然有那么多活佛的转世故事，我也接触了特别多的活佛，我纠缠不休地一个问题就是让他们给我一个表记，证明我曾经在这个世界上活过！谁也解决不了我这个问题，他告诉你只有自己修。自己修，我就觉得也没有出路，一辈子太短，恐怕也修不成，我们受现代文明毒害太深了，如果不能实证的东西你就没法相信，对不对？所以我就说，释迦牟尼他老人家太慈悲了！为什么呢？他看到了人生注定没有出路，他编了套瞎话，编得特圆，然后让你们去修持，去寻找。一个人如果终生都在一个修炼的状态里边，你就有了终极目的了，你就变的有道德规范了，这不是靠法律约束的，靠的是一种对美的向往，而且在不断修持的过程当中你感觉也非常好，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幸福地度过了你的一生，是不是？就是说，你只要还在修持的路上，你就感觉很好很舒服，你就不再忍受俗世的煎熬，我是这么理解的。至于说，你真的找着找不着，那不简直太开玩笑了吗？绝对不会说，我只要能吃苦，翻过几个山头，我就能找到，那是不可能的。

凤：你既然怀疑它可能只是一个玩笑，你还愿意去相信它吗？

温：我说的有趣就在于我在路上，这个路上的过程就让我愉快了，其实这个过程就是我要找的东西，可能不是目的。

如果不是谈起西藏，我们也许无法穿透老大的嬉皮笑脸，看到他的自省的内心。

当年盲流到西藏的时候，温普林长发垂腰，一副盖世大侠的样子，等他离开西藏的时候，他已经和身边的每一个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作为京剧名角的妻子，无法忍受和他一起流浪的生活，改嫁给洋人外交官，他在西藏重新娶了一个纯朴的姑娘，收养了一个藏族的少年，而他自己的亲生儿子则被认定是一个真正的西藏活佛。

是什么使温普林第一次闯进藏区，并从此结下了一生情缘？有一位叫二毛的藏民说：“普林的天眼未开，六根未净，杂念丛生，所以，在他的内心中才留着一片世俗的、人道的、悲凉的蓝天，这片蓝天是不是属于西藏并不重要，甚至到最后，他是不是依然热爱着西藏也并不重要，他和众生一样，只是一个过客，然而，他的面孔却已经被每一个永远惦记着他的人雕刻在西藏的石头上了，接受着紫外线、光阴、雨的洗刷，因为他知道石头的心事，他是石头同样沉默的兄弟。”

（下集）盲流温普林的精神生活

书籍 《聊斋志异》

有一本书叫《五智喇嘛弥伴传奇》，据说老大偶然看到之后，不禁老泪纵横，一个星期不肯跟任何人说一句话，我听说这件事情之后，就抱着极大的热望，希望老大能给我们讲讲这本书，但是老大死活不愿意，看来，他是要将假不正经进行到底，大家只好跟我一起失望吧。

温：要是说只说一本书我脑子里想到的是《聊斋》，其实我跟你说实话，你让我完整地讲这本书的故事，我一篇也讲不下来。

凤：故事也太多了。

温：我只记住一些意象，狐仙小翠什么的。为什么我喜欢这本书呢？我从小就喜欢丰富的世界，你比如说，天上有神，地下有鬼，人间有人，但是《聊斋》里告诉我们，除了这些以外还有狐仙，而且他写的特别生动，有鼻子有眼的，让你简直是不得不信，我是多么渴望……

凤：能碰上一个狐仙。（笑）

温：对，我这就人爱孤身的野游，在荒山野岭里露宿，我无数次的……

凤：希望能碰上聂小倩。（笑）

温：对，对，但是特别遗憾，从来没碰到，但我总觉得他描写的那个世界是特别丰富特别迷人的，你想想，在清朝那会，你要是在荒山野岭遇到一个大宅院，要是他家有漂亮的女儿，有迷人的笑声，家境又殷实，你一问姓什么？姓胡！这多半就不是人了。搞不好你喝多点，第二天准睡在荒山野岭里。有一年冬天下大雪，北京少有的大雪，巴伽活佛住我们家，他有一个北京的弟子想见他，今天你亲自体验了，找我们家是不容易的，你想想，在一个大雪的冬夜，可想而知，那个人找我们家绕了多少弯，费了多少劲，他完全没有想到是这样一种状态，他看到活佛在佛堂里念经，我这一群孩子在那儿玩，灯光非常温暖，我的太太就是个家庭妇女，我们都悠哉游哉的，院子里有狗，那个时候还有两匹牲口，就是我跟你说的，被赞美为“马”的牲口，（笑）那，那……

凤：太不像真的了，眼前的这一切。

温：对呀，最后走的时候，他踩着快没膝的大雪，一步三回头。他说：“哎呀，明天早上，这雪化了，我还能找着这地儿吗？”（笑）就是这种意象，我看《聊斋》就经常看到这种似幻似真的意象，我觉得那个生活是特别令人迷恋的，而且很民间。蒲松龄就开个茶馆，往来都是客，一杯清茶，几个瓜子，天南地北的吹牛，这蒲老先生——好事者就把它“记之”，（笑）传诸于后世，在这点上我就挺像啊，《视觉 21》后来发了尹老先生一篇文章，里边写“读罢瓦砾乡，温松龄的“前卫志异”，如何如何，他其实就是说……

凤：你现在成了前卫江湖圈里的蒲松龄了，温松龄。

温：有人这样比喻，我觉得挺贴切的，假如我有闲钱，我真的挺愿意开个茶馆，但绝不是酒吧，绝没有艳舞，我觉得艳舞一点都不性感，现代社会只知道刺激人的感官欲望，就跟巴浦洛夫刺激狗似的，（笑）我觉得《聊斋》才有性感，才有让你意淫的这种空间，是不是？（笑）

凤：这叫什么事呀！（笑）其实我自己也挺喜欢《聊斋》的，那些故事都特别美，而且我记住的大部分是以女主人公的名字命名的那些篇目，什么《娇娜》、《辛十四娘》、《聂小倩》、《红玉》，我最喜欢的一篇叫《连锁》，曾经被改拍成一部电影《湖山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其中描写的状况就像你刚才所描述的，当时我还能够大段的背诵，什么杨于畏——就是那男主人公，一个书生，“杨于畏移居泗水之滨，斋临旷野，墙外多古墓……”到了晚上的时候就有人出来吟诗，什么“玄夜凄风却倒吹，流萤惹草复沾帏……”他就出来看，结果有个女子“忽入荒草而没”，树上挂者一方紫巾，原来她是个狐狸精。

温：你看，我不瞒你说，你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瞪大了眼睛，就好像听一个新故事一样，《聊斋》美就美在这儿，你闲极无聊的时候，你可以再看一遍，而且常看常新。

凤：一看就忘。

温：哎，一看就忘，我记住的只是朦胧的意象，我觉得人生的想象力是特别重要的，可能因为这个喜欢这

本书。

凤：有人分析《聊斋》，说它是一个飞碟目击者报告，听说过吗？因为其中有好多特别玄、特别神秘的东西，不明的天象之类的。

温：外星人呀。

凤：狐仙没准是个外星人呢。（笑）

温：要是真有狐仙，世界该多美丽呀，狐仙丰富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想象，你有一些不可期的热望，开个玩笑，假如说，坐在我对面，对我进行采访的要是个狐仙呢？

凤：那，你一定是不能去练那种“白骨功”的，是吗？

温：练了也白练，纵是白骨也风流啊。

凤：白骨功就是一种坐关三年三个月零三天，这个功练出来的效果是什么？

温：可以说天眼就开了，比如说，你这么靓丽的一个“美女”——MM 坐在我的面前，我跟 X 光似的，看着整个一副骷髅，你想想那多可怕呀，是不是？当然，我说了，我就是练出来，我看了白骨也风流嘛。（笑）我觉得这个世界太无聊了，到处都是钢筋水泥，所以搞得这些狐仙没处住了，所以她们就走了，就远离了人世。

凤：有个别的长得象午夜凶铃一样的，就找到一个合适的职业，比如说当记者，出来瞎采访什么的。（笑）

温：对，对，对，到大饭店里当白领了，极有可能，新时代了嘛，可能狐仙也转变了一种包装，极有可能。（笑）

凤：你对狐仙如此充满热望，不怕被你太太驱逐吗？

温：哎，我太太在这面对我的政策还是比较宽松的，我整天在外边周游，难免遇见一些狐啊仙啊，这都是缘分嘛。

凤：狐仙出现的时候，你从来没有考虑赶快藏起来，首先想到的是扑上去，是吗？（笑）

温：问题是这个时代狐仙也变得比较主动了。

凤：你没事的时候经常翻这本书吗？

温：那倒也没有，很不好意思，我们家现在连这书都没有，但是它总在我记忆里，这不容易啊，你像你问我哪本书好，这是我脱口而出的书啊。

凤：因为里边美女成群呢。

温：对，这个已经是融化在血液里的记忆了，我不会说因为一本书什么高尚的主题呀，什么理念呀，我去搜索我的记忆，用不着，脱口而出的就是《聊斋》。

凤：那里面也是有好多惩恶扬善的那种故事，即便是狐仙也都有特别坎坷的命运呀。

温：是啊，所以我这人也是多愁善感啊，经常被他们这些命运打动，至于惩恶扬善、文以载道的那部分，我基本就忘记了。

凤：记忆里只剩下狐仙飘忽的身影。（笑）《聊斋》这么一部传世之作，到了老大的嘴里就剩下俩字——“狐仙”。我们刚才大侃、特侃了一通狐仙，充分体现了温普林思想堕落的一面，生活腐化的一面，那，我们现在给他一个机会，让他悔过自新，我们是不是总得给它找点意义出来？（笑）

温：找不出来呀，《聊斋志异》对我老大来讲，淫者见淫，就是一本《狐仙志异》。

凤：对你来说，就是一本艳情小说集。

温：对。

凤：最喜欢哪个狐仙？

温：你刚才说的那些什么连锁啊，什么霍小玉啊，什么……

凤：什么霍小玉，红玉！聂小倩！辛十四娘！

温：小翠，就这些。（一起笑）名字都搞混了。

凤：有没有把你的女朋友跟其中的某个狐仙对号入座之类的事情发生？

温：特别奇怪的是什么呢？我读书的时候，想象的部分，喜欢这种飘忽不定的鬼呀、狐呀，但是现实生活中，我的女朋友都是很健康的，都是很实在的，都是具有劳动人民的素质的。

凤：轻功都不怎么样，不会说天一黑下来就跳窗而入，太阳一出来就变成烟跑了。

温：没有，可能因为我还是少数民族，我们家传就是找女人要找圆脸大屁股的，大膀子的，将来生孩子

顺，就是实用主义的。传统中国文人喜欢把玩儿，喜欢那种娇小，喜欢弱不禁风，可能使这些男人有驾御感，但我是少数民族出身，我们这边就喜欢剽悍的烈马，传宗接代啊，下崽啊，地得肥呀，概念不一样。

凤：我估计你在很小的时候就读这本书了吧？

温：特别小的时候就读这个了，读了几个来回，但是确实没什么记忆。

凤：鬼怪世界有没有带给你恐惧之类的？你像《画皮》、《尸变》那种东西，很可怕的。

温：哎呀，没有。

凤：你都心向往之了，哪里还害怕！（笑）

温：因为我父母是搞医学的嘛，我父母在医科大学教书，我小时候都是在解剖池附近长大的，我们淘气，那些年轻的解剖员拿起个人肝人胆的就打我们，我们拣起来回头又给他扔回去，小时候比胆大，到太平房的棚顶上躺着睡觉去，就不怕这些东西，从来没有恐惧。在西藏，只身漂流，露宿荒郊、破庙，半夜里产生幻觉，都很刺激，你要说完全不怕，这也有点吹牛，但是就敢过这种生活，怕归怕，做归做，真来了什么事再说，经常渴望着有点神啊、鬼啊、灵啊，有点超现实的东西，在西藏，容易飞翔，产生幻觉，但实实在在从来没遇见过超现实的事。

凤：其实最可怕的是，如果突然窜出一匹狼来，或者蹦出一只大老虎来。

温：哎呀，老虎和狼简直是可遇不可求的，哪有啊。

凤：碰不到？在那边也没有？

温：没有了，凡有人的足迹之处，我估计狐仙、鬼怪、妖魔、虎豹、豺狼全部都消失了。

凤：人是最可怕的。

温：对。

电影《鹿鼎记》

凤：如果今天你只能谈一部电影的话，你会谈哪一部呢？

温：《鹿鼎记》韦小宝啊。

凤：就是周星驰演的那个韦小宝？

温：我就喜欢看周星驰的电影。

凤：《大话西游》都看了？

温：看了，我笑得不行，《大话西游》看了好几遍。后来我沾沾自喜的，因为他们说这个电影出来很受冷遇，后来在校园里被一些新新人类喜欢上的，哎，我说，那就说明我很“新新人类”了，因为我是90年代初看的，我也不知道他是了不起的明星。我看《鹿鼎记》简直愉快坏了，我知道这是多少男人的人生理想啊，你看，最完美的社会肯定是封建社会啊，是吧？多愉快啊，自在呀！江湖、朝廷，乱七八糟的，各路高手，西藏的大喇嘛，飞沙走石，又是魔教，又是什么玩意儿，太愉快了，最后尤其感人的是，不受朝廷的诱惑，翻身上马——“老婆们，出发！”多爽啊！（笑）

凤：而且一数，后面跟着七个老婆。

温：就是，其实我倒没想这么多，能凑一桌麻将就够了。

凤：虽然你现在是从从事前卫艺术，但是你骨子里还是典型的旧式文人，做着那种封建糟粕的梦想。（笑）

温：哎，咱总说继承文化传统，你说传统是什么呀？你仔细想想，所有继承的文化传统其实都是糟粕，再者说了，世间万物总在轮回，潮亦非潮，非潮亦潮矣嘛，就是说，有的时候你看起来很落后，没准反而挺超前了。

凤：你恐怕在朋友们眼里也是一个韦小宝式的人物吧？反正肯定是活宝级的吧？

温：有一次我讲课的时候，跟一帮研究生座谈，有一个学生说：“温老师，你怎么把自己弄得跟个怪物似的？”

我说：“怪物多好啊，你这么年轻就连想当怪物的欲望都没有，我真同情你。”（笑）

凤：你有几怪呀？如果给你自己总结的话。

温：我自己觉得我一点都不怪，这是实实在在的，别人要是一定要觉得我怪，那，我也认，你也看到了，我多传统的一个……

凤：新好男人。

温：绝对是标准啊，我哪儿怪呀？我真看不出我怪，但是经常有人觉得我很怪，所以我就搞不清楚。

凤：可能就是有一些特例独行的东西吧，比较搞怪。

温：那主要是因为咱没单位、没领导啊，我觉得也是自然而然的。所以，我就开玩笑，我说，一个人不能有俩单位，结婚了就不能有单位，要是单位就不能结婚，因为有一个家庭基本上就是有一个单位了，在这个单位里边，我还是表现挺好的。

凤：在这个单位里谁是领导啊？

温：家庭这个单位里比较民主嘛。作为管理家庭的话，太太她肯定是领导，因为我什么都不管。

凤：领导如果知道了你还做着那种旧式文人的梦，还渴望着一桌麻将三妻四妾的话，太太会不会经常一巴掌把你拍醒呢？

温：人不能没有理想啊，（笑）理想跟现实有的时候并不是一回事，我们在一起经常胡说八道，没事儿，我们家很民主，没关系。我四处周游，我从来没有手机，就是省得给“单位”汇报，“单位”也不知道我的去处，这就是最大的方便，因为我不想变成一个撒谎的人，我是一个很诚实的人，真的，我不想撒谎，当然我有理由拒绝回答，但，你要是拿着手机，经常假装不在服务区，或者假装没电池了，这多没意思呀。

凤：咦，你对这些事还挺明白的，对这些现代男人的处境、遭遇，你还都挺知道的。（笑）

温：哎呀，接触的人多嘛！，你看，今天接触一个朋友，告诉我：“哎，我教你一招，你弄个小铁盒，把手机放到里头，老婆一打电话就是不在服务区，那就不是关机，要是关机的话，老婆就追问你，你那俩小时干吗去了？别说俩小时，半个小时都危险。”噢，我就知道了，这手机不能带，它不是个玩意儿。怎么说，周星弛的电影我就觉得特别过瘾，而且，他什么玩意都嬉皮笑脸地就解构了，而且他的那些机智，那些灵感，说难听点，你要说娱乐大众的话，咱们那什么先锋戏剧呀，什么娱乐呀、杂耍呀、什么晚会呀，就是牛逼哄哄的，所有值得吹牛的东西跟他这么一个小玩闹一比，你想象力差老了！我看电影，我宁愿看这个，你说你看第五代，那种虚假的崇高——伪崇高，多累呀！摆来摆去的，从他们出来的时候，我就挺不以为然，我说，就是连环画嘛，一个构图一个构图的，陈凯歌弄得那玩意都跟唱戏似的，有上场门有下场门，整个都是一平面！虚假！他们里边塑造的都是中国人不存在的精神，就是说，洋人套个小棉裤，套个小棉袄。你比如说，男性的刚烈，咱们就说《红高粱》里那人跟少奶奶偷情，中国人跟少奶奶偷情，那是有传统的，绝不是这个偷法！偷得极其猥琐、苟且，你知道吧？什么《秋菊打官司》，我就不相信中国女人能有那法律意识了，但，这种东西在西方一演，西方人特别容易纳入自己的价值体系里边，他就马上理解了。那其实是洋人的精神，他弄了一个民族的外套，是一种伪崇高，到了后来——第五代以后，那就是伪地下，伪另类嘛，因为你只要装扮成一个反体制的人，而且你关注的又是一些下三烂的小崽子，你就拥有了通往全世界电影节的入场券，这是大家心知肚明的，这是一个操作呀！现在，你说这些所谓新生代的电影，又是玩恶心的东西，拍的不是妓女，就是精神病……反正是极恶心的，他们用这种东西，把自己装扮成一副悲天悯人的嘴脸，其实让我看，就是伪人道主义，假装给民众话语权，其实精英意识极强，我觉得非常可笑，最近，电影学院在搞一个 DV 时代的什么，好像欢欣鼓舞，感觉 DV 时代的革命到来了。

凤：DV 是现在最热门的一个词，人人都在谈 DV，还有 DV 独立影展。

温：我觉得中国人怎么干什么事都跟农民起义似的呢，一弄就一大堆，跟闹义和团似的。他们采访我，问到这个问题，我说，这就属于卡拉 OK 大奖赛，本来卡拉 OK 时代就是每个人都有唱歌的权利，就是自娱自乐；每个人都有个傻瓜相机，取代了曾经的你拥有一个相机就拥有权利的局面，对吧？但，非有好事者要把卡拉 OK 组织起来，非得跟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抗衡一把，骨子里总想当民间的影协主席，至少混个秘书长，其实真正是民众的声音吗？真正仅仅是为了自由跟愉快吗？不是！还是建立某一种话语霸权，这个东西是非常可笑的，而且也是不可能的，因为靠一堆垃圾，还标榜“有垃圾比没有垃圾更好”，一点环保意识都没有，我觉得是非常荒唐的，如果让我面对这样的影视的话，说实话，我倒是真情实意地宁愿去看韦小宝，他真的给我带来愉快。

凤：你认为他们是在建立一种“话语霸权”，我觉得你在说这话的时候就有一种霸气十足的感觉，DV时代的到来让人人都可以拍电影成为可能，他们标榜的民间立场我认为是挺值得尊敬的。再说了，作品出来谁不希望发表一下，DV影展至少让我们知道还有这样一些人在做着这样的一种努力。

温：第一，这些东西在我们这儿有无发表的意义？是地下的，真正是另类的，你就要甘于寂寞；第二，既然你干的是特例独行的事，干吗非得体制化呢？非得拉一个队伍呢？非得摆一个造型呢？其实说白了，无非是引起传媒，尤其是西方传媒的注意嘛，给帝国主义当一把二传手，就是给社会主义脸上抹黑嘛，一旦成为国际名人，立马可以掉转屁股为主旋律添彩。我觉得，所有体制化的东西都是应该警惕的，甭管是我们的影协，还是帝国主义影展的策划人，在我看来都不是东西，他们都是一回事，都有一个意识形态的框架，我们在主流社会里没有立足之地了，我们就转而投靠西方，那，西方不是主流吗？西方绝对是主流话语啊，那，你怎么能标榜你是民间的立场呢？我觉得非常可笑，我这人是从来就不拿帝国主义当盘菜的。

凤：（笑）我觉得其实你骨子里就是一个反制主义者，是吗？反对任何的体制。

温：是，比如说美国的体制，我去美国以后只呆了半个月我就受不了，我就急急忙忙回来了，因为我在那儿听不到知识分子的声音，我觉得美国的知识分子都已经消亡了，他们的媒体的主流声音是压倒一切的，他们传媒的力量是空前的，独立的知识分子的声音你根本就听不见，美国没有知识分子了，只有技能人员，整个全是大众传媒，“美国之音”说的一切就是真理，美国的民众绝对的相信，他们虚假的英雄幻觉自豪感真的让我作呕！我觉得美国是一个警察制度的国家，高度的制度化，行行业业都是警察制度，统统的都是那种管理方式，所以，我在那个社会我感觉不自由。很多美国人奇怪，在他们认为，中国是东方的专制体制，社会主义体制肯定也不自由，我说，你狗屁！你只知其一，不只其二，你们在动物庄园里边还不知道，你知道吗？中国有江湖社会，中国社会里边有无数个灰的层面，不是那么黑白分明的，我们在中国的社会里边反而呼吸得很顺畅，别说我这种人，坏蛋们在中国也呼吸得很顺畅，因为什么呢？有特别多的空子可以钻，在中国有爆发这回事，在西方可能就不那么容易，在中国可以制造很多奇迹、梦幻，在西方社会你就很难，实际上中国社会是非常自由的，自由到这帮搞另类、搞前卫的人，自己完全都变成既得利益者，在国际上还要扮演一个受苦受难的角色，这是非常可笑，非常滑稽的。

凤：你自己就是一个在灰色地带生存的人吧？

温：啊，我喜欢灰，阴阳之间的这种……分开的嘛。

凤：你形容灰的时候，两只手好像转了个太极八卦图似的。

温：是啊，你看，八卦图黑里有白，白里有黑，从黑到白都是逐渐地过渡嘛，西方的标准是一半黑一半白，向来都是这样的。

凤：你觉得这是东西方文化的一个差别？

温：对呀，中国的社会充满了生机和变化，充满了可能性，它不是绝对的嘛。

凤：赶快回到韦小宝，金庸的小说你会看吗？

温：哎呀，我很惭愧，前一段，有一天半夜，我遭到了南方某美术学院的几位女同学电话的骚扰，他们就夸温老师“有几分令狐冲的气质”。

凤：你当时就问：“令狐冲是谁？”（笑）

温：我猛一听，什么？令狐臭？（一起笑）而且，她们一口咬定，说我肯定喜欢金庸的武侠小说，说我的文笔有点飞砂走石的意象，但是，我确实没有看过他的小说，为什么呢？因为80年代大学里都看金庸的小说，我忙得很。

凤：忙着爆发，忙着倒外汇呢。（笑）

温：就是啊，我觉得看那种东西特别无聊，根本没看。现在我厕所里有一本《天龙八部》，我现在才开始看，但实在是看不下去，只觉得段誉他妈告诉段誉说“你不是你爸的儿子”这个包袱抖得精彩。我倒觉得偶尔看个电影到挺好玩的。要说我写的在艺术家里边有点飞砂走石的感觉，这可能跟看《聊斋》关系更大，不止是《聊斋》，所有文言的，中国古典的小说，我都爱看，我没事最爱读的是文言的这些传奇什么的。

凤：《二十四史》读吗？

温：正史从来不谈，正史都是瞎掰，包括司马迁连式都被割了，还咬牙切齿写，其实都是蒙人的，都是扯淡，都假装他看到了什么，我从来不看正史，我看的都是什么《子不语》之类的，怪力乱神，全是这类，所以，难免一下笔就有这个东西。

凤：有没有人说你像金庸小说里的另外一个人物——独孤求败？

温：没有，有人说我象老臭虫，但我不知道是谁写的。

凤：老臭虫？！

温：大名叫楚留香，你看我净给自己找好听的。（笑）

凤：楚留香是古龙小说里另外一个风流侠客。

温：就是呀，在江湖上浪得虚名吧。

虽然女生们夸温老师有几分令狐冲的风采，但我还是觉得温普林和韦小宝有很相似的地方，韦小宝没有武功，却楞是混成武林高手，温老大光顾着盲流、写书、教学，没有什么艺术作品，但是他楞是混成了前卫艺术江湖“老大”，也许他的人生本身就是一次行为艺术。其实，衡量一个人是不是艺术家，关键是看他能不能艺术的活着，活出美感。

音乐——京剧 林冲夜奔

温：说起音乐，我特别惭愧，为什么这么说呢？小时候就知道八大样板戏，那年头哪有什么音乐呀，就是忠字舞，然后上了大学，听说都要补充补充高雅音乐，因为 80 年代各方面都在复苏，我们学院请李德伦来讲交响乐，那时候老人家身体还挺棒，上来就“梆梆梆”，说命运在敲大门，哎，当时这么解释音乐还挺给我一种感觉的；郑小瑛也来给我们做讲座，那时候女指挥家很有风度的，我也萌发了想补课的念头。

凤：你不是还会拉二胡吗？

温：拉二胡只会拉《东方红》啊，吱嘎吱嘎的，太难听了，跟叫驴似的，《东方红》没学完，我就不拉了，我隔壁那小子，拉《扬鞭催马运粮忙》什么的，拉的吱嘎吱嘎的，我只能拉《赶车老板笑嘻嘻》，（笑）根本不行。后来进了大学，想补一补音乐吧，也买了个录音机，也想听听交响乐什么的，也听音乐学院的老师讲音乐史，结果我发现我们班几个同学，录音机里一放歌剧，能从头指挥到尾，各种咏叹调张嘴“呜呜呜”就能唱出来，这确实搞得我一点信心都没有，你想，你面对一帮指挥录音机的家伙，太恐怖了。

凤：你们太不是一个档次了，显得你太没文化了。

温：太没文化了！但是，我也不能服输啊，我只能选择不喜欢交响乐。

凤：你只能另辟蹊径。（笑）

温：对，我只能挑点封建的“糟粕”拿来继承继承，咱就在传统文化里下点工夫了，当然也不是下工夫，就躲出来，省得一到自习课就听那帮傻瓜唱《咏叹调》、《冰凉的小手》，乌拉乌拉的，什么《蝴蝶夫人》，又是什么托斯卡尼尼，还是什么，我忘了，反正弄出一个就能指挥，这太气人了，我就不听了，我就躲出去看戏去了。听戏好啊，你听交响乐不敢咳嗽，是不是？到音乐学院听了几场音乐会，我太压抑了，你听京剧可以“嗽”叫出来，不是叫好，是嗽，叫好是业余的，你一听“好！”——是业余的，赶到点上，“嗽！”一拍大腿，特别利索，感觉过瘾，而且，你说咱看的《列宁在十月》里，苏联海军看着《天鹅湖》啃烧鸡，多过瘾呢，是不是？（一起笑）你说，你听交响乐能嗑瓜子吗？不能吧，京剧就不一样了，啃鸡爪、猪蹄。

凤：嗑瓜子。（笑）

温：对呀，过去都是歪头看戏嘛，叫听戏，专业的不叫“看”，叫“听”。

凤：千万别坐在一排 1 号，坐在一排 31 号最合适，是吗？

温：为什么？

凤：歪啊，偏呢。

温：对，对。怎么说呢，对音乐，我没研究，我确实不知道。摇滚呢，乱七八糟的，崔建他们一唱起来我

觉得挺好玩，特别是我到西藏流浪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可能我是从别的角度理解的崔建，我说，这家伙从来没有出过北京城，他写的都是流浪的感觉的，你比如说《假行僧》，简直是为我老大谱曲啊，（笑）真的，他完全是缺啥想啥，对不对？他已经被美女包围了，经常遭到强暴，他哪能有假行僧的心态啊，什么“渴了给我一碗水”，什么“爱我就吻我的嘴”，什么“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如何如何，都是流浪的心态。

凤：这些歌该你写出来才对呢，该你写你唱。

温：我要写可能就写小资情调了。（笑）人生都是缺啥想啥，所以，没流浪过的人写流浪的感觉写的是最准的，他的几首歌给我的都是这样的意象，可能是我特殊的社会经历，让我这么理解他的音乐，咱们开着破吉普，咣当咣当就上路了，随着颠簸，听他那个“嗷嗷嗷嗷”，什么“一二三四”之类的，特过瘾。

凤：开破吉普的时候，有没有听过京剧呢？比如，一边进山，一边放上一段《林海雪原》之类的？

温：那倒没有，京剧跟长途跋涉的感觉不合拍。

凤：我们都知道老大的第一个太太就是京剧演员，可见你对京剧迷恋到什么程度，要把京剧演员娶回家。

温：是啊，听戏方便。（一起笑）

凤：你这一独辟蹊径我估计你们全班同学都得自卑了，那年月，谁要喜欢京剧太难了，是不是？

温：那立马显得我高雅了，我不跟你说吗？你别觉得我挺落后的，你要是喜欢点落后的东西，你就变前卫了，而且，那时候一个穷学生，天天牵一个名角在校园里晃来晃去，给我们那帮同学气得直咒骂我，说，这个家伙兜里肯定有药！

凤：肯定给女孩下药了，要不，哪个女孩脑子进水呀？（笑）

温：我特别喜欢老生的那些戏，因为中国京剧里边老生这个行当，我觉得特别有男人味，须生啊，唱出那种苍凉的内心，特别有英雄末路那种感觉。

凤：举个例子。

温：伍子胥呀，林冲呀，尤其是林冲，那都是让我特别迷恋的，儒雅的，你像诸葛亮这种人物，真的，说实在的，那是非常性感的形象，他不是张扬的那种性感，比花脸，比武生更有男人味，你看《林冲》里，什么夜奔，什么风雪山神庙，什么秦琼，我特别喜欢这类人物的那种苍凉感。

凤：你当时喜欢这些东西的时候，是正当少年的时候，怎么会对英雄末路的东西有一种认同感呢？

温：那也许就是宿命了，我开始就喜欢这些东西，你看，《风雪山神庙》里，林冲唱的“大雪飘，扑人面，朔风阵阵透骨寒，彤云低锁山河暗，疏林冷落尽凋残，往事涌怀难排遣，荒村沽酒慰愁烦。”哎哟，唱得我汗毛都起来的，以前听我前妻唱这个的时候，哎哟，那血液真是喷张呀，我觉得自己突然膨胀得一米八几了，一个直拳就能放翻一串！

凤：听交响乐绝对听不出这种效果来。

温：绝对听不出来。

凤：你当年是先爱上京剧女演员，再爱上京剧的，还是先爱上京剧，又爱上京剧女演员的？

温：我确实是先爱上京剧的，确实是这样，听戏方便嘛，开个玩笑。

凤：我也曾经试图去让自己喜欢京剧，但是，我们电台里一放京剧，有的时候一个腔能拖5分钟，我就特别受不了。有一个说法，当然是错误的，就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艺术，京剧好像就应该是200年前的东西，所以它跟现在这个时代特别隔。但是，我没想到，像你这么一个前卫的人物，你居然能够跟那么古董的东西搅和的那么紧密，除了当时有点叛逆——你们听交响乐，我非听京剧……

温：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子，如果没有足够的时间，没有很好的环境影响的话，一般的人，初次接触京剧肯定印象不好，所以，第一次接触是非常关键的，最开始必须看了好戏，一下子就能抓住你，如果一开始，你的接触是渐进的，而且恰好是看了几出磨磨叽叽的戏，就是你说的咿咿呀呀的几分钟，那是常有的事，那你就彻底……

凤：没戏了，彻底没戏了。（笑）

温：实际上京剧里边的玩意有很多特别前卫的东西，我不瞒你说，我搞实验戏剧的所有先锋的观念都是从戏曲里来的，因为东方的表演程式里边，就有一种没有限制的想象，那种虚空当中的想象力是写实主义的艺术没法替代的。而且京剧的那种层次感，演员个人的能力，都是非常非常让人着迷的，因为东

方的戏曲是二元的嘛，除了故事以外，它有一元是要你这个演员本身，好多人，戏都熟悉的不得了，但是，非得要看某某的什么什么戏，为什么？他迷恋的是这个演员本身。京剧里边有很多特别有意思的东西，只不过从事京剧的人跟整个当代文化比较脱节，宣传也不利，我们都缺少基本的艺术教育，何止是对京剧啊，我们对所有封建的传统都认为是糟粕了，对不对？我倒不认为，它就是一个没落到只配僵尸出来看的地步。

凤：我想挖点隐私了，后来你怎么跟京剧女演员分手的呢？

温：这很简单啊，因为 89 年以后，我就流浪到西藏去了，我让她跟我一起流浪，她觉得她的艺术生命在舞台上，她不能离开观众，我也不能愣拖她变成一个盲流啊，可是，那个时候让我跟她在北京呆着，我也绝对呆不下去，我完全厌倦都市的生活了。

凤：你不是号称“爱江山更爱美人”吗？

温：但是，天下何处没美人呀？问题是这样，怎么说呢？可能还是韦小宝心态，藏族人有个说法——山那边的奶可能更甜，当然这是开玩笑，就是说，我们俩的生活选择发生了无法调节的冲突，所以，我们是非常理性的，真是好说好散的。

凤：一般来说，先锋艺术就是要反传统嘛，我觉得你对于很多传统的东西反而特别迷恋，包括一些封建糟粕，比如“三妻四妾”的。在你的身上，传统和前卫居然能够很和谐并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温：怎么说呢，我从来没有明确意识到我一定要做一个反传统的斗士，我就这样摆个造型，好象凡是别人拥护的，我都要反对，从来没有这样。我对所有事物的好恶都是非常自然的，我不加文化判断的，我庆幸我在大学呆了几年，没有受那么多文化概念的束缚，就像有的时候，在大学里讲课，非得逼着我谈什么是后现代，我说，后现代的书我一本都没见过，什么后现代，好像这年头加个“后”，就感觉到很前卫，那不是搞笑了吗？是不是？我说，你要实在问我，后现代有什么代表文献的话，你们应该看看《三个代表》，那是最重要的后现代文献，它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在后现代才能焕发出无比的潜力，而且它代表的最先进的文化，应该包括前卫艺术。

【后记】

温普林，他不仅没有手机，也不会汽车，也不摸电脑，甚至连一个人责任的象征——钥匙——也没有。他是一个身上不带任何钥匙的男人，可是我在西下清河 8 号看到的是一个标准的传统和睦的大家庭，我在那个院子里看到了中国最慈祥幸福的老人、最憨厚朴实的兄弟、最贤淑平静的妻子和表情最天真灿烂的少年儿童，其中有一个孩子的眼睛纯净得像一汪湖水，他就是温普林的亲生儿子——一个未来的活佛。

当然那个园子里还有猫有狗，你可能要问：那两只鸡呢？自从上次“贫嘴温普林的幸福生活”播出之后，大家对我送给温老大的那两只鸡表现出十分浓厚的兴趣，有听友还来信质疑：“一般鸡的眼睛是长在两边的，那老大怎么和鸡四目相对哦？还有给鸡受伤的眼睛上什么药？是不是鸡眼膏”我真没想到为什么群众的眼睛总是这么雪亮呀，个个都是超强纠错，怪不得当时那只鸡在老大手里总是特别羞涩的别过脸去，原来他是在用一只眼睛打量老大呢。昨天我特意致电老大询问那两只鸡的近况，结果传来十分不幸的消息，真没想到那两只鸡那么快就不健在了。而且结局十分悲惨，原来老大专门在院子里给鸡又搭了个窝，但是这两只鸡自从在老大这里感受到人间温暖之后，变得对人特别亲近，就是不爱在窝里呆着，每天晚上还趴在老大的客厅里和一家人一起看美国轰炸阿富汗的最新战况，晚上就睡在他的小女儿格格床底下，有一天老大一家人出远门，临走之前专门把两只鸡关在笼子里，但是等他们晚上回来，死活找不到那两只鸡，一家人跟找鸟似的，急得呀，原来这两只鸡自己不知怎么跑出来，一只叫藏狗给叼了，还有一只淹死在池塘里，后来我们分析估计是看到伙伴已死，跳河自杀了。老大还不停的自责说：“都是我的伪善害了他们。”